金鋼鑽

農髯題

第三百冊六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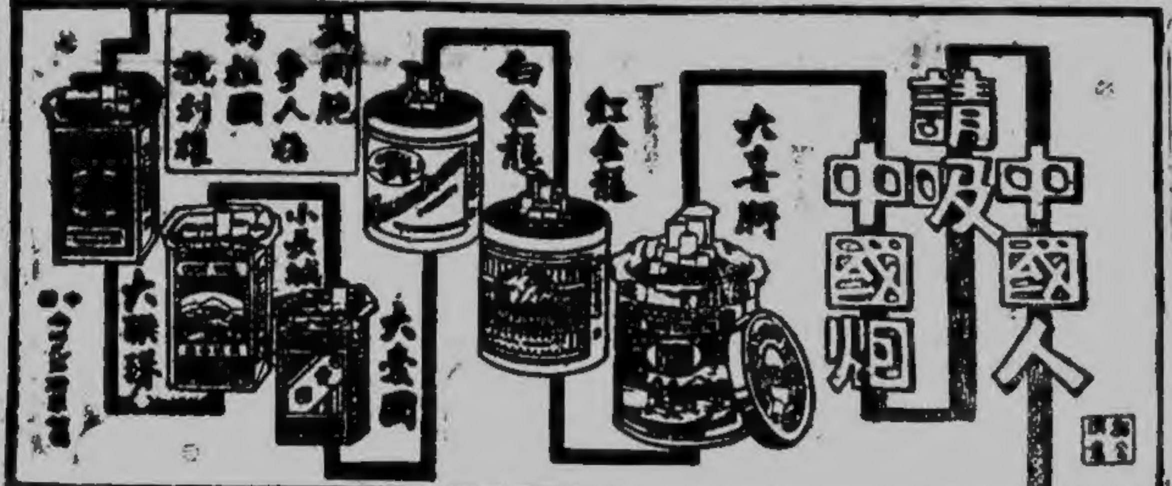
定報價目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兩元半年
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
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
作大洋計內報費先惠郵
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高二英寸
寬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十元
內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
洋六元）（一分）十五格每
期每格洋五元（外中縫）分
三格每期每格洋七元
（後幅）請與維羅廣告公司
接洽（在三馬路望平街口）

上等人應吸
郵政牌香煙
烟味好
價錢巧
上海大東烟草公司出品

民新影片公司出品
玉潔冰清
連日在各大戲院開演

三星影片公司
窗前足影
傅卓聶導演
凌愫影攝影
陳劍芬主演
請注意各大報開映地點



一誤豈可再誤

含藥
蔻香

名滿天下
上海四馬路
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病毒皮膚潰爛聖藥
哈士蘭
內服外搽
六零六
內服的……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痛外發潰爛均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的……治梅瘡爛疳瘍爛及一切皮膚疥癬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樣盒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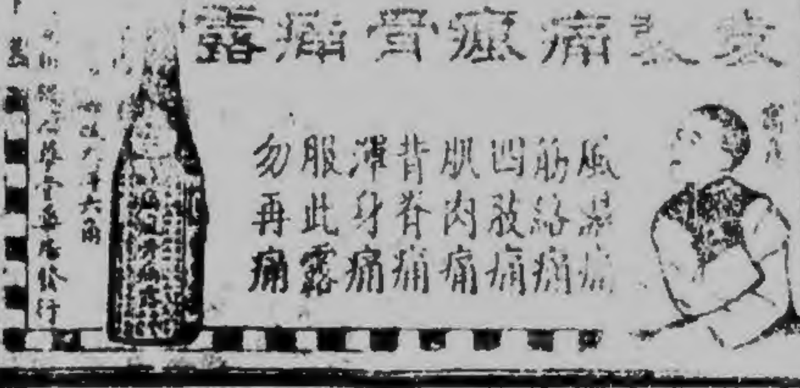
中國雪茄行所
永泰棧烟行
上海河南路廿號

世界書局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白福命
▲調理腸胃
▲增進食量

河南路拋球場
時和
專售
時樣新飾


痛癒膏藥露
風濕痛 筋絡痛 四肢痛 肌肉痛 背脊痛 渾身痛 服此露 勿再痛

明星影片公司新片
卜萬蒼導演
張織雲主演
新出社會影片
未婚妻
九月十二日起在海甯路新中央戲院連映三天

承辦全國廣告
▲手續便利
▲取價低廉
全國各報廣告 沿路牌子廣告
各處招貼廣告 舞台戲幕牆壁
杭州西湖商場陳設廣告 代繪美術圖樣
代製銅鋅鉛版 承印精良印刷
凡係廣告範圍均可承辦如蒙惠顧完全服務無任歡迎此佈
維羅廣告公司啓
上海三馬路望平街口N念四號 電話中央四六一五號

上海啤酒

（經理處）
博物院路念七號
電話中央二千九百號
（總經理）
南京路十六號綜業公司經理部
電話中央三三五二號

船主牌香煙
每匣百支裝
匣內均有贈券
可掉換貴重物品

華比煙公司製

西比利亞首飾公司
始創於西歷一九〇五年
南京路念七號

特時
專營 鑽石 鐘錶 首飾

婦女皆知

直隸京綏柴溝堡錢肅左雲峯先生來示云內子時患便秘結及頭痛之症後服用紅色清導丸即見功效且身體日見健壯矣鄙人家中常貯一瓶清導丸以防不時之需也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身子虛弱
行步艱難

現下強壯肥胖精神百倍感謝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
甘肅省縣人聚德寶號主人來書云小兒現年三歲久患食積蛔蟲之症身子虛弱行步艱難自服嬰孩自己藥片之後頓見身體肥胖精神百倍誠嬰孩自己藥片之功也
鄙人深盼凡患有相同之症者可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嬰孩自己藥片每一瓶大洋六角郵力在內
可報特寄片紙請列報章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請認明商標以免誤買影戤

新老麦城

（濃盦）

將家裏真有這一手、居然把大官炎炎吳秀才給撐跑了、吳秀才死活要學關雲長、關雲長的出風頭、大約註定要在黃河流域、一近長江、可就不行了、你看他屯兵荊襄、聲勢十足、到底還失敗在江南的呂蒙的手裏、吳秀才在洛陽的時代、何等威風、但是一到武漢、便覺得捉襟見肘、到底還失敗在江南的蔣介石手裏、這不也和關雲長一個樣子嗎、所以這一次聯軍的失敗、雖有種種原因、但是地理上不利於這位新式的關雲長、也可算得原因之一、「吳子玉呀吳子玉、誰教你拚命的學關雲長呢、現在竟然連走麥城都給你學會了、但是唱得太糟腳的人不免要叫倒好、可惜老三麻子已經死了、不然你既要唱關公戲、却還要好好的向他討教一下哩、這一闋武漢的戰爭、倘然把他當做走麥城看、那末蔣介石居然做了個呂蒙了、白衣赤幘、到也[illegible]對、劉玉春陳嘉謨輩是周倉王甫、靳雲鶚屈他做個關平、劉佐龍弟兄、當然就是糜芳傅士仁了、至於長腳將軍在奉張的會議席上、極力主張援吳、秣馬厲兵、聲勢赫赫、倒也和張翼德的插翼白甲、不相上下、惟不近在咫尺援兵不救獨封、應派那一位擔任、恕在下不說明了、請諸君猜上一猜罷、

蕙風老人軼事

（抱琴）

蕙風老人之喪、游戲大可、亦既[illegible]文以[illegible]之矣、然於此老生平軼事、猶有未及詳盡之處、不辭譾陋、拉雜記之、

[illegible]文[illegible]經術、有古學堂、舊[illegible]皆以學名、實則書院之變相耳、今之學校[illegible]爲名、實則書院之變相耳、存古學堂、大抵[illegible]、鐘鈴之制、「上堂退堂、大抵鳴鈴」、存古學堂、則爲伐鼓、第一通鼓、爲[illegible]、偏時間、第二通鼓、爲刻際時間、第三通鼓、方爲上堂時間、此在今之學生聞之、或將大詫以爲怪事、猶不止此也、教習存古學堂種種怪事、猶不止此也、教習上講堂、就坐以後、猶未開課、應人例進大鈉一碗、教習從容啖訖已畢、然後翻書講解書義、聞蕙老云、存古學堂之大鈉、其味之鮮、迥異常廚、今日上海老半齋之刀魚鈉、殆難及之、「三十年來、思之不置云云、當時文襄之優禮宿儒、與諸教師之道貌岸然、皆可於此事見之矣、「黃摩西先生主講東吳大學、時於校長、特許於講堂設酒、當時學生嘩然攻之、不知湖北存古學堂、固許先生啖大鈉也」

蕙老少年、嗜阿芙蓉、每日須至下午方起、對於上課、深感不便、監督者於張文襄、特許蕙老晚間上課、每晚九時、烟癮甫過、蕙老始[illegible]、「存古學校、故名高日生、蕙老[illegible]中、又[illegible]滄[illegible]、以[illegible]著[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此在今之教育家聞之、或者又將大肆譏評、然存古學堂、人才蔚出、今湖北文學健陳介、及廣門交沙[illegible]諸君、皆蕙老之高足也、

蕙老後主南京高等學堂講席、適端午橋制府其地、[illegible]時蕙老於修脯外、午橋按時復有資助、每月[illegible]人不下千金、不幸民軍攻城、張勳出走、蕙老[illegible]

直奉又開戰嗎？

（神目）

昨日十五、某老牌報之時局要訊欄、載有「奉省西南兩路軍情」一快函、內有句云「……現聞奉軍與宋大帝旅大戰於武穴……」奇哉怪哉、這一個湘鄂之戰、難道已經有奉軍加入了嗎、宋大帝旅明明是與佩孚手下的直軍、奉軍與宋大帝旅開戰、那末簡直又是直奉戰爭了、難道張作霖現在非但不幫吳、反去幫了蔣介石嗎、有人說道「奉」字大約是「黨」字之誤、「我說、呸某報是決不會誤排的、這大約也是他消息靈通的一種吧、

[illegible]之著者翁[illegible]公司[illegible]

、追步清真、蕙風詞則側以漱玉爲職志、僕於詞學、工力極淺、姑懸其說於此、海內倚聲家、當能細味之也、

蕙老與吳伯老亦極交好、伯老晚年、書值奇昂、有出重金而猶不獲真跡者、蕙老聞之、輒笑曰、伯老真跡、得之何難、我家門聯、皆伯老書也、僕昔就其寓中觀之、果然、渦夢老亦嘗爲蕙老作細楷、八十老翁、一筆不苟、想其交誼、當亦不淺、

所謂令石潰出[illegible]爲風事劫掠一空、蕙老挈妻孥、携行李、歷盡步行至儀鳳門、欲乘滬甯火車赴蘇、民軍見其髮辮垂垂、多方留難、不肯放行、適劉介玉先生（即今海上之書家天台山農）、適科總舍辮戰來甯、一見之、知爲名士、乃飭所部護送赴蘇、然半生積蓄、已付之亡何有矣、其後蕙老跃宕海上、介玉亦遨遊春江、結社張殺、大但界之淞社、兩人皆爲中堅、一時稱莫逆、即因此一段交情也、蕙老晚年、[illegible]文、所作以駢文及詞爲多、[illegible]古文作一篇之而已、去年孫傳芳攻克徐州、立碑紀功、碑文即出蕙老手筆、綜其所入每年不下數千金、雖蕙老不事家人生產、然我得我失、了不措念、以是每與應空之嘆、

[illegible]蕙老填詞自有[illegible]、[illegible]千金[illegible]、賴[illegible]之微[illegible]、與[illegible]之義不苟取、若能表而出之、亦[illegible]也、蕙老在滬、與朱古微交誼最[illegible]、蓋二老皆治詞學、又同嗜[illegible]、業於王半塘前輩、四印[illegible]、自非泛泛、二四年前、二老五選[illegible]詞、與蕙風詞合刊之、[illegible]集所謂[illegible]者、半塘[illegible]翁、用示不忘本師之意、然彊邨詞取經夢窗

談談蔣中正

（談本）

亦我政府居官廣東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自從[illegible]以後、他的大名[illegible]、[illegible]他的[illegible]、[illegible]是一[illegible]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今日[illegible]他[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宗三代的[illegible]、[illegible]起身來、[illegible]

[illegible]

蕙老前年薄遊湖州、愛碧浪湖風景之勝、忽有購留[illegible]田之意、湖人姚[illegible]源先生、慨然爲之擔承其事、計自買地卜穴、築墓種樹、皆由[illegible]源經紀一切、聞[illegible]源移家白下、每次由甯而湖而嘉湖、僕僕道途、不殫往返、今蕙老逝矣、彊大四海、終[illegible]一棺、他日經營其葬事者、微姚君其誰與歸、今人但知趙叔雍先生、對於蕙雅有爰貽、不知尚有[illegible]源在也、世道衰微、得兩君子支撐其間、亦可風矣、蕙老晚年、頗嗜[illegible]、而於梅畹華尤爲傾倒、附梅之作、不下百首、所以揄揚之者甚至、顧蕙老每與僕言、對於晚華、亦有微詞、嘗摘其游[illegible]詞中、不叶者若干句、譏念者又若干句、以爲終是[illegible]華一病、今之學梅者「每奉蕙老以爲眉目、庸知此老[illegible]因自有深淵者、僕爲此言、自知不爲學梅者所喜、然作必[illegible]於[illegible]蓋亦欲令[illegible]華知之、附於有者[illegible]之義、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蕙老之志、亦僕之志也、）

[illegible]在日本留學、他[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是一到外[illegible]他們的[illegible]力、[illegible]休假的日子[illegible]、[illegible]在難記得很、[illegible]不能文、又不能武、既不能小的留學生[illegible]時那一班[illegible]的事情、如打老酒、買硬飯、[illegible]、[illegible]等等、

他的本分、他亦頗能自告奮勇、不過他做雖做、[illegible]却不大響、常常一席既終、他還是坐在桌角落頭、一言不發、這却是他的特點、讓他親同鄉縛號叫小弟弟的告訴我、蔣氏在奉化、却是一個大族、不過中正在那族中、却是一個極無聲無臭的人物、他雖然到日本留了學、那族中人依舊不曾當他有這一回事、因爲他在本鄉本族當中、無用的名、實在享的太久了、這是他們甯波同鄉及奉化同鄉對於蔣中正的態度和批評、但是有一回、我却看見了他一個特異的表、那一天是是星期日子、他們甯波學生、又皆聚在一起弄吃局、記者和蔣中正、也都在座、席中忽然議到各人所進的學校的好歹、和將來的志向起來、當中有一個綽號叫黑大哥的說、中正所進那個學校、未免太不是一回事、將來即使畢業、在國家和社會也不能有多大可以效力的地方、並且千里迢迢、跑到外國來學這樣一個撈什子、於個人方面、也不見得有多大利益、那麼曉得黑大哥話未說完、那蔣中正忽然跳將起來、說、我進的學校、是不好、你們學法政學經濟、學陸軍、學是想做官、想發財、想殺人、這都是好的、將來革命成功之後、那時還是前清宮統年間、蔣中正却已入了同盟會了、大家因爲他能夠做官發財殺人不成、恐怕却先要都被革命黨所殺的了、「大家聽了之後、尚來是不聲不響的、今日避然說出這個話來、曉得他秉性驍作、誰了[illegible]不免都起了一種特異的感想、當時記者便問他說、革命事業、難道是僅殺人就可完成的麼、中正答、那自然、我想我們中國人、凡是現在年紀在三十歲以上和有錢做官的人、都應該一律殺却、庶幾乎中國方有希望、不然、叫這班老朽腐敗的東西弄下去、中國怎麼會好、並且還說了許多理由、記者亦記不清楚了、「但是心裏一想、這個人假使叫他得志當權、那殺性一定是狠重的、國家和社會的秩序、也必要被他擾亂不堪的、不過記者當時的心理、的確很鄙視他、以爲這樣文不成武不就的東西、怎麼會有得志當權的一日呢、不料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民國以來、專是那班文不成武不就的東西當權得令、於是蔣中正遂有今日的局面、這也叫是劫數使然罷、

話又說回來了、蔣的性格、雖然凶橫的狠、眼孔雖然特別的狠、到頭來、却依舊免不了一刀兩斷、供人家新婚祀神搖歎祭祖之用、如此說來、蔣中正今日雖然抖得了不得、將來的結果、那也可想而知的了、

神州影片公司

影片預告

編劇 導演 主演

施濟羣 顧肯夫 能 何 徐維翰 林文英

可憐天下父母心

現已攝製 不日開映

銀幕外史

（五）

（牛眷[illegible]）

小老四這一快活得不知所云、當時便問荷生道、你現在那裏念書、荷生道、我早已離開了學堂了、目下在中國影戲公司裏擔任攝影、小老四道、你是吃影戲飯的、怪不得你對於影戲這樣熟法、荷生見話講得頗爲投機、便將左手伸過去握住他的纖手、見他並不拒却、乃低聲問他貴姓芳名、公館在那裏、小老四噗嗤一笑道、我是吃牛意飯的、哪裏來的公館、荷生道、那末你住在那裏、我明天來拜望你好麼、老四道、恐怕請也請不到你、荷生道、你告訴我地址、我一定來的、小老四又微微的一笑、打開了粉盒、拿出一張長不盈寸四面印着五彩花邊的卡片、納在荷生手中、兩人復唧唧噥噥談個不休、從此以後、荷生拍完了戲、每天必定要和老四去鬼混一回、假使荷生一天沒去、小老四的電話也要接一連二的催個不休、其實荷生並非是甚麼富家子弟、他每月所入、也不過幾十塊錢罷了、他的面貌、又沒有多大漂亮、小老四居然會顛而倒之、這也真是佛家所謂一重緣字罷了、中國娼妓的心理、最喜歡拼吃戲飯的、現在中國影戲盛行、一般豈亮的、紈袴子弟、都紛紛前去做影戲、於是窰子裏姑娘們、就嫌唱戲的太和械、演文明戲的太寒酸太滑頭、于是移其目光到演影戲的身上去了、聽說有好幾個演小生的、都被花姑娘聘了去當常年顧問、非但逛窰子借小房子不名一錢、而且還可以撈着幾套西裝咧、老四和金荷生兩人、起初時常借了旅館作爲臨時公館、後來老四細細一算、覺得費用太鉅、這樣的混下去、勢必要借外債、而且也非長久之策、遂對和生說、不如去借小房子、非但可節省開支、而且每晚可以住在一處、荷生聽了、祗消不要他拿出錢來、無論開房間借小房子、他决沒有反對之理、（未完）

梅話

（張[illegible]自甬寄）

天津新人影戲院經理鄔君、甬之奉化人、昨由津回里、過余道楊[illegible]梅北上觀事由。爰就所聞、來述及者記之、

新人初與梅訂約、言定除來往川資不計外、淨得銀梅貢助一百[illegible]、爲數甚不名、然以紉梅故、他種耗費殊鉅、合計二千金、如戲院門前以價銷票、[illegible]梅[illegible]字絕大、[illegible]數百金、此物[illegible]、紙[illegible]後、第一夕天雨、觀者寥寥、次夕甚擁擠、映畢閉院、衆猶植立門外、欲一視紉梅之[illegible]、秩序幾[illegible]之大亂、以後營業、漸次衰淡、祇計數支、僅是相抵而已、梅滯津數日、將赴京矣、[illegible]、[illegible]通、或向摹捐、或欲借款、但兩尾均無眞姓名、紉梅畏敲詐、且畏狗肉將軍之威、意欲中止、後卒從人請、毅然赴京、中乘[illegible]返滬、不期適與鄔君相遇、詢以在京情況、[illegible]日惟奔走於張宗昌潘復等寓中、初時張、[illegible]頗懼、旋亦頗厚愛、故亦樂與之遊、[illegible]寄徵中、[illegible]知外間嘖嘖者之不盡無因矣、

梅背明玉小影

色變泵

（一）虎儲

雙闕海客云、古朱波之西北、其地有護卯者、山中野人、往往三五家爲一小村落、男女皆能變虎、其聚族之處、地下皆有寶玖、琥珀玉石瑪瑙不等、自不掘發、亦不讓人發、[illegible]無故亦不傷人、強之即無逃者、[illegible]時出爲[illegible]邑、[illegible]之苦力、一人能出十餘工、[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各種布帛[illegible]之上、飲食料向不一順、旅行時、伏地一滾、即風動沙飛而逝、以爲常、「蓋[illegible]大小不等、大約因其人而異、無足怪也、至目的地、化原形雜衆工[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楊[illegible]、杭[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勢[illegible]余、荷[illegible]、潘或仍爲財政總長、言時、洋洋自得、謂潘若[illegible]、[illegible]、則余當將其秘密盡情披露、不由潘不俯伏也云云、楊又語余、[illegible]宗昌之第十二姨太太邂逅於某桂肆、見其所購鞋、僅多至百餘雙、由護兵隨後挑之、可知軍閥收入闊大、其支出亦不小也、鄔君以紉梅揮金如土、勸以稍事節省、楊往日言尚善、然余亦間有不[illegible]節儉者、[illegible]如人張謡婁人宝、諸姊太太均甚妒余、苟不結好於婢僕、出入殊不便、試見好此輩、則非以重金爲酬不可、故余每至張潘處、[illegible]婢僕以二三十金、習以爲常、不能少也、

中、人亦不能辨識、惟見女人、每現[illegible]性[illegible]之狀、因是人[illegible]知之、而不[illegible]乃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不容也、發言則粗細[illegible]一律、一日之中、一人出數種聲[illegible]、[illegible]當局亦莫明其所以然者、八墓[illegible]東波巨埠、某年秋、沿江山中有虎[illegible]、[illegible]顧驚愕、旋各商家、飭有多數之苦力前來索貨、謂其地猶有[illegible]、家小、已來[illegible]、故不得不[illegible]耳、給資後、見紛紛往市中購貨[illegible]、結隊至江畔、化虎渡水而去、旬日後、即聞該[illegible]帶、有地[illegible]之[illegible]、亦奇也、

如是我聞

新華影片公司前因新舊股東發生意見、以致停頓多日、茲聞雙方經人調停、業已妥協、其新攝之「風塵二俠」影片、現已繼續開攝、定於日內竣工、大約下月初即可現之銀幕云、

□濟羣啓事　鄙人爲本報創辦人之一、重以濟羣之嘱、每期撰稿一二篇、此外概不負責、誠恐外界不察、發生誤會、特此鄭重聲明、

上了新世界的當

（小梅）

前天晚上、初七、開着沒事、打算到新世界去聽聽書、趁這二六日上台的機會、翻開報紙一看、好像這一晚上有[illegible]也破例唱[illegible]偷詩、末一齣又是張傳芳的打花鼓、這時天上有些雨意、但是爲了要看他倆的戲、就也不問、我到新世界已是八點半過了、踏進京劇場、開場鑼鼓、還沒敲呢、後來一打聽、方纔知道時間又改了、於是蹓躂幾齣什麼相約討釵、送子下山、等本不顧看的戲、祇得勉強坐着、這時後、我隔廂有個看客、同傳習所裏一個教師模樣戴眼鏡的人、大約是朋友、聽那戴眼鏡的說、今夜排的戲原不佳、因爲我們接了兩廒堂戲、好像說是儉德儲蓄會和沈寶昌家裏、差不多存在這裏的沒有幾個、「我聽到這裏、一想不對、他們既然有堂戲、好的角兒當然不在這兒了、顧傳玠朱苕的只怕一定聽不着、「張傳芳的打花鼓、恐怕也靠不住、這未免白跑一趟、後來那戴眼鏡的往後台轉了一轉、又出來對他朋友說、顧傳玠准定仍唱、不過戲碼或者有更動、停一會兒、果然有塊牌子掛出來、原來換了、見娘望鄉等、還齣做完、我想果然傳芳能做打花鼓、還可以敷衍門面、不料門廳前起、出來的還是華傳芳、我氣得起身就走、這時左右看客、同我一時走的不少、回來一想、這次當可算是上足了、不過我要問新世界、一、既然有兩處堂戲約定了、何必再在報上撒撒、二、即或臨時有所變更、或缺席、即時何不當衆聲明、像這樣顛顛倒倒、簡直太不把看客放在眼裏、新世界的辦事人、未免太馬虎了吧、

× × ×